

婚姻家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汪露露三十才初为人母

自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汪露露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温柔的一面,原来自己也会成熟起来。

都说男人三十而立,可汪露露却是三十初为人母。自从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孩子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牢牢地牵动着汪露露的心。直到这个时候汪露露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温柔的一面,原来自己也会成熟起来。

其实这个孩子来得不算突然,除了汪露露为了挽回自己的过失以外,还受了一场胎梦的影响。所以说,要孩子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想不想要。

那时候汪露露和吕森结婚刚刚两年。

作为娱乐版编辑的汪露露本想利用婚后无孩这段时间好好发展一下事业,开拓一下大好前程,谁知道领导却在会上宣布将她一手带大的“孩子”——娱乐版,拱手转让给其他同事接手。汪露露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除了脸上平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红疹子以外,心情也备受影响。尽管不满意,但汪露露还是忍了,她觉得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一切与金钱挂钩,金钱是什么?金钱就是一切奋斗目标的后盾。

汪露露的目标是买房、买车、生娃娃。当然,这自然也是吕森的奋斗目标。小两口的观点在这方面永远是保持一致的。

正当汪露露准备再次大展拳脚发挥特长的时候,突然发现脸上平添了红色小包,观察了一个月都没有下去的意思。本来就很在乎形象的汪露露对于这些小东西的出现,简直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弄下去。

下班后,回到家的吕森见汪露露正举着小镜子愁眉苦脸,他马上心疼地抱着汪露露说:“宝贝别照了,我知道那些包是怎么冒出来的。你那是工作不顺心,生活压力大从而导致的内分泌失调,休息休息就好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要强太较真了,要不我给你治一治?”

汪露露以为老公是说正经的话题,也就相信了。哪知吕森毛手毛脚起来。

“别闹,一边儿去。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这儿心烦得要命,你居然还敢胡思乱想。我都丑成这样了,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不成?”汪露露一把推开像牛皮糖般黏在自己身上的吕森,跳下沙发躲闪着。

“亲爱的,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想,哪个医生不做实验?哪个实验不需要用动物,我学的是兽医专业,这两者是相通的。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漂亮的。来嘛,我给你治治,给你治治就好了。”吕森也从沙发上跳下来,四处追赶着汪露露。

吕森学的兽医专业真的能治好汪露露脸上的小包吗?汪露露不信,其实连吕森自己都不信,他只是想换一种方式劝老婆放松心情。精神高度紧张总这么绷着,别说是脸上长包,说不定还能诱发抑郁症呢!他可不想让汪露露得这种怪病,何况汪露露原本就有点儿不正经的意思。

就这样,汪露露在吕森的穷追猛打下,老老实实地被他按倒在床上,乖乖就犯。

事后,吕森抱着像小花猫一样的汪露露劝道:“宝贝儿,累了就该休息。像你这样为工作拼命的女人还真是少见。反正有人帮你撑着,不如休休假,好好调整一番,说不定脸上的小包在这期间自然而然就下去了呢。”

汪露露觉得吕森说得对,就算不为了工作,也要为了脸上的小包,为了自己的内分泌付出点儿宝贵的时间。于是汪露露决定开始休年假。

在家休假的日子也不好过。汪露露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坐在沙发上举着食指拼命地往脸上涂药膏。那药膏是她花200多元从药店买来的。

都说贵的东西是物有所值,可汪露露发现无论涂了多少物有所值的東西,那些恶毒的小包都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她索性从茶几上拿起报纸翻阅起来。别看汪露露休了年假,可她仍然关注着娱乐新闻和娱乐板块,当看到自己曾经一手创办起来的板块变得面目全非时,她一气之下将报纸撕成碎片随手扔进垃圾桶里。

汪露露觉得无能为力,有时候做顺手了的工作就像一手带大的孩子,一旦有一天把孩子交给别人抚养,怎么都觉得不放心,即便是人家用心去带了,可自己总会觉得没有自己亲手带的好。

正当汪露露窝火的时候,她突然想到自己的大姨妈已经推迟了很多天。于是甩开鞋子光着脚冲向洗手间简单地洗了一把脸,然后套上衣服迅速冲出家门奔向药房。

偌大的药房中营业员的数量居然比顾客还多,汪露露的出现难免成为众人的焦点。



官场风云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侯卫东就把小佳直接带回了家

星期六恰好是赶场天,侯卫东买了菜,东转转西转转,好不容易才磨到吃午饭时间。吃了午饭,一溜烟地下了山,然后在青林镇场口等待。等待是幸福的煎熬,下午六点,望眼欲穿的侯卫东又见到了一辆客车。客车很挤,除了在县城上车的人有座位,其他人站着。他跳上客车,站在车门,一眼就见到身穿红衣的小佳,他如推土机一般用力挤了进去,惹来了一片抱怨声。

小佳看着脸色黑红且只知道傻笑的侯卫东,眼睛有些湿润了,与侯卫东手拉着手下了车。“怎么晒这么黑?”“怎么这么晚?”两人基本上异口同声,问完以后,同时笑了起来。小佳挽住了侯卫东的胳膊,道:“原本计划上午出发,结果单位临时开会。散会以后我就去坐车,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

听说小佳还饿着肚子,侯卫东心痛万分,马上牵着小佳到了青林镇饭馆。

吃完饭,已过七点,侯卫东和小佳来到了山脚。夜幕下的群山很是深沉,阵阵风吹来,树林发出的声音就如大海的波涛声。

到了青林山顶,天已黑尽,站在山顶回望山下,只觉得森林如海,深不可测,不知隐藏着多少强盗、野兽或是鬼怪。小佳从未见过如此景色,畏缩地拉着侯卫东,道:“还有多远,我们赶紧走。”

在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中,侯卫东牵着小佳,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到了小院子。看到这一幢小楼以后,小佳这才感到了文明的痕迹,她松了一口气,道:“幸好还有楼,否则我真以为时光倒流了。”

上了二楼,见高长江家里关了门,侯卫东就把小佳直接带回了家。进了门,他关紧房门,打开前屋的灯,然后抱着小

佳进了黑暗的后屋。他们仍然紧紧地搂在一起。两地分居的生活,让他们格外珍惜短暂的相聚时光。

“今天上午,我在沙州遇到了蒋大力?把你的电话留给了他。”在沙州学院,侯卫东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大力。毕业之后,蒋大力便南下深圳,一直没有消息,听到这消息,他高兴地道:“哇,这小子在干什么,这么久了,一直联系不上他。”“他给了一个传呼机号码,让你给他打电话。”

传呼机虽然不断在降价,可也要两千多元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刘坤就有一个,如今听到蒋大力也配上了传呼机。侯卫东连传呼机怎么用也不知道,心里就有了失败感,他暗下决心,“自古华山一条路,我在上青林,一定要努力拼搏,早日配上传呼机,早日调回沙州。”

小佳把头靠在了侯卫东的肩膀上,道:“我想调到青林镇工作,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侯卫东心里感动,道:“你这傻女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调到青林这种穷乡僻壤做什么,不仅你父母不会同意,我也通不过。”他紧紧握着小佳的手,道:“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能调回沙州,你要相信我。”

星期一早上,高长江从杨新春的邮政代办点出来,对侯卫东道:“刚才接到蒋书记的电话,让你到益杨党校参加青干班,时间一个月。”“这是哪根神经发了,让我去青干班。”侯卫东觉得这青干班莫名其妙。“能够参加青干班的,都是有前途的年轻人。侯老弟,这是好事,赶紧去准备。”高长江话虽然这么说,他心里却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听蒋有财说,赵永胜对侯卫东很不感冒,为何又要送他到青干班?”

重温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困境;与市长女儿间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英却生死相隔……

唐山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成立

唐山开滦煤矿,中国第一座现代煤矿,地面建筑也全部消失了。一位普通干部由废墟里爬出来,站在废墟之上。他姓李,四十多岁。一个人朝他走来,他喊:“你是谁呀?”对方答:“我是老曹哇。”两人走到一起,老李说:“老曹啊,矿上全平了,下边还有一万多名工人哪。”老曹说:“咱们要赶快向唐山市政府汇报这里的情况。”老李说:“我马上去弄车。”说着,跑走。

郭朝东在废墟下面爬,一块楼板挡住去路,他朝四面看。忽然,双腿被人抱住,是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光着身子,满脸是血,已经奄奄一息。女人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呀,我快不行了。”郭朝东惊恐地叫着:“放开我,放开我呀……”

女人紧抱不放,仍求他救救她。郭朝东抽腿,抽不开,垂死的女人就像落水者抓住唯一的船板,抱得极紧。“放手,快放手呀……”郭朝东绝望地大叫。“求求你,求求你……”女人的声音逐渐微弱,手,松了。郭朝东急急地向外爬。向有光的地方爬,向有人声的地方爬。终于爬出地面,他呆了,他没有想到地震会这样惨。废墟上活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人身子露在外面,伸出双手求救。到处是死人。



交代了公路上事情,侯卫东到青林镇政府取过报名通知。报到以后,侯卫东取过党校发的搪瓷杯子、笔记本和学习资料,来到寝室。

一名年轻人躺在床上抽烟,见到侯卫东走进来,如老朋友一般扔过来一根烟,道:“你是侯卫东,久闻大名了。”侯卫东有些糊涂,问道:“我有什么大名,请问你是?”“我叫任林渡,李山镇的。我也是公招考生,你是沙州学院政法系的,考了第二名。”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柳明杨做了开班动员,侯卫东听得索然无味。忽然,他在第一排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悉身影,刘坤身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正一本正经地在记着什么。

下课之时,一位五官精致的短发女子走上讲堂,她落落大方地道:“我叫郭兰,在组织部综合干部科工作。这一次青干班培训,我为大家服务。”

中午,侯卫东和任林渡躺在床上闲聊。任林渡对郭兰很感兴趣,道:“郭兰也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到组织部以后就勇夺部花称号。益杨县委县政府的年轻人成天都盯着她,我以前只听见名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下午课程结束之时,任林渡用手肘碰了碰侯卫东,道:“我们去找郭兰吃饭。”侯卫东迟疑道:“我们不认识郭兰,太冒失了。”任林渡道:“你这人胆子小,试一试就知道了。”

上的人们丢下工具,跟着跑,逃跑的人群如滚雪球一样朝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滚动。周海光跑下废墟,拦住逃跑的人们:“大家不要慌,唐山不会陷下去,大家赶快救人……”

众人错愕,站住,没有人动。只有一个人不听他的,推开人群,跑。是郭朝东。周海光一把揪住他:“郭主任!”郭朝东仍未回过神来,喃喃着:“完了……都完了……”忽然神经质地对周海光大叫:“别抓我,让我走……”周海光也大叫:“郭主任,不能走啊,救人要紧啊。”郭朝东一愣,冷笑:“现在谁还顾得上谁呀……”人群中有人附和:“就是,活命要紧,咱们赶紧跑吧……别听这个人的,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啊……”

人群开始涌动。周海光急了:“站住。”然后,指着郭朝东说:“郭朝东,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唐山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跟着群众逃跑?”

郭朝东突然双手抓住周海光的衣领:“姓周的,共产党员难道就不能活命吗?你整天喊地震,地震,这下地震来了,你满意了吧……你赔我爸……你赔我妈……还有我弟弟……大家还不认识他吧?他就是地震台的台长。”郭朝东果真像疯了一样,指着周海光向人群喊。

人群激怒了,无数亲人的鲜血染红无数双眼睛。人们顺手抄起木棍、钢筋、铁条、石块,向周海光围过来。“打死他。打死他。”郭朝东喊。“打死他。打死他。”人们喊。“这么大的地震,你们一声不吭,把你们都枪毙了,也解不了唐山人的气。”一个老人喊。

青年愤怒地挥拳,打在周海光的脸上。接着是一棍,打在他的后背。